



張子正蒙注

王夫之著作

〔清〕王夫之 著

中華書局

1325371

〔清〕王夫之著

張子正蒙注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子正蒙注/(清)王夫之著.—北京:中华书局,
1975.9(2009.5重印)

ISBN 978-7-101-06625-8

I.张… II.王… III.张载(1020~1077)—哲
学思想—思想评论 IV.B24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32397号

张子正蒙注

[清]王夫之 著

*

中华书局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1 $\frac{1}{2}$ 印张·2插页·206千字

1975年9月第1版 2009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:52001—55000册 定价:29.00元

ISBN 978-7-101-06625-8

前言

《张子正蒙注》是王夫之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。他通过为北宋张载的《正蒙》一书作注解的形式，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。

《正蒙》是张载最主要的著作。他的哲学思想的精粹，具体表现在这部著作里。朱熹曾经给此书做过注解，名《正蒙解》，虽然也表示推崇，大部分却把他的理论歪曲了。后来做注的，明朝有高攀龙、陈伯达，清朝有李光地、冉觐祖、张伯行、王植等，都不及王夫之所注的精确。王夫之的这部《张子正蒙注》，不但充分阐明作者的思想，更进一步发展了张载哲学，而且对于原著上有些观点表示不同的见解，对于字句的错误也作了不少的校正。

《张子正蒙注》曾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版，由古籍出版社据太平洋书店本排印。现在改用一八六五年金陵刊刻的《船山遗书》为底本，重新校勘标点。《正蒙》原文与明万历年间陕西凤翔府官刻本的清初翻刻本相对勘，《注》文则参照周调阳依衡阳刘氏家藏抄本及衡阳学署本所作的校勘记，作了改、补、删。金陵刻本错漏的地方或衍文，仍旧保留，用（）小号字表示，改、补的字句，均用〔〕表示，一律不再出校记。明显的错字则径予改

序论

谓之正蒙者，养蒙以圣功之正也。圣功久矣，大矣，而正之惟其始。蒙者，知之始也。孟子曰：「始条理者，智之事也。」其始不正，未有能成章而达者也。

或疑之曰：古之大学，造之以诗、书、礼、乐，迪之以三德六行，皆日用易知简能之理。而正蒙推极夫穷神、知化、达天德之蕴，则疑与大学异。子夏曰：「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！」今以是养蒙，恐未能猝喻而益其疑。则请释之曰：大学之教，先王所以广教天下而纳之轨物，使贤者即以上达而中人以之寡过。先王不能望天下以皆圣，故尧、舜之仅有禹、皋陶，汤之仅有伊尹、莱朱，文王之仅有太公望、散宜生；其他则德其成人，造其小子，不强之以圣功而俟其自得，非有吝也。正蒙者，以奖大心者而使之希圣，所由不得不异也。

抑古之为士者，秀而未离乎其朴，下之无记诵词章以取爵祿之科，次之无权谋功利苟且以就功名之术；其尤正者，无狂思陋测，荡天理，蔑彝伦而自矜独悟，如老聃、浮屠之邪说，以诱聪明果毅之士而生其逸获神圣之心，则但习于人伦物理之当然，而性命之正自不言而喻。至于东周而邪慝作矣。故夫子赞易而阐形而上之道，以显诸仁而藏诸用，而孟子

推生物一本之理，以极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所由生。大学之道，明德以修己，新民以治人，人道备矣，而必申之曰「止于至善」。不知止至善，则不定，不静，不安，而虑非所虑，未有能得者也。故夫子曰：「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。」所志者，知命、耳顺、不逾之矩也，知其然者，志不及之，则虽圣人未有得之于志外者也。故孟子曰：「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，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。」宜若登天而不可使逸获于企及也。特在孟子之世，杨、墨虽盈天下，而儒者犹不屑曲吾道以证其邪，故可引而不发以需其自得。而自汉、魏以降，儒者无所不淫，苟不挾其跃如之藏，则志之摇摇者，差之黍米而已背之霄壤矣，此正蒙之所由不得不异也。

宋自周子出，而始发明圣道之所由，一出于太极阴阳人道生化之终始，二程子引而伸之，而实之以静一诚敬之功，然游、谢之徒，且歧出以趋于浮屠之蹊径。故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始教，而桡括学者于显道之中，乃其一再传而后，流为双峰、勿轩诸儒，逐迹蹊影，沈溺于训诂。故白沙起而厌弃之，然而遂启姚江王氏阳儒阴释、诬圣之邪说，其究也为刑戮之民，为阉贼之党，皆争附焉，而以充其无善无恶、圆融理事之狂妄，流害以相激而相成，则中道不立，矫枉过正有以启之也。

人之生也，君子而极乎圣，小人而极乎禽兽，然而吉凶穷达之数，于此于彼，未有定焉。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，则为善为恶，皆非性分之所固有，职分之所当为，下焉者何弗荡

弃彝伦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！其稍有耻之心而厌焉者，则见为寄生两间，去来无准，恶为赘疣，善亦弁髦，生无所从，而名义皆属沓瀑，两灭无余，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。乃其究也不可以终日，则又必佚出猖狂，为无缚无碍之邪说，终归于无忌惮。自非究吾之所始与其所终，神之所化，鬼之所归，效天地之正而不容不惧以终始，恶能释其惑而使信于学！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，屈伸之必然，以立中道，而至当百顺之大经，皆率此以成，故曰「率性之谓道」。天之外无道，气之外无神，神之外无化，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，一瞬息，一宵一昼，一言一动，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，善吾伸者以善吾屈。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，反经精义，皆性所必有之良能，而为职分之所当修，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，不见不闻而疑其无，偷用其蕞然之聪明，或穷大而失居，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觐圣功也。嗚呼！张子之学，上承孔孟之志，下救来兹之失，如皎日丽天，无幽不烛，圣人复起，未有能易焉者也。

「学之兴于宋也，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。程子之道广，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；张子数学于关中，其门人未有殆庶者。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文、司马诸公，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未由相为羽翼，是以其道之行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，而世之信从者寡，故道之诚然者不著。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，是以不百年而陆子静之异说兴，又二百年而王伯安之邪说熺，其以朱子格物、道问学之教争贞胜者，犹水之胜火，一盈一虚而莫适有定。使张

子之学晓然大明，以正童蒙之志于始，则浮屠生死之狂惑，不折而自摧，陆子静、王伯安之蕞然者，亦恶能傲君子以所独知，而为浮屠作率兽食人之俟乎！

《周易》者，天道之显也，性之藏也，圣功之牖也，阴阳、动静、幽明、屈伸，诚有之而神行焉，礼乐之精微存焉，鬼神之化裁出焉，仁义之大用兴焉，治乱、吉凶、生死之数准焉，故夫子曰：「弥纶天下之道以崇德而广业」者也。张子之学，无非易也，即无非诗之志，书之事，礼之节，乐之和，春秋之大法也，论、孟之要归也。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，测微而遗显，其教门人也，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，盖亦矫枉之过，几令伏羲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继天立极、扶正人心之大法，下同京房、管辂、郭璞、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。而张子言无非易，立天，立地，立人，反经研几，精义存神，以纲维三才，贞生而安死，则往圣之传，非张子其孰与归！

嗚呼！孟子之功不在禹下，张子之功，又岂非疏浚洛水之歧流，引万派而归墟，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！是匠者之绳墨也，射者之彀率也，虽力之未逮，养之未熟，见为登天之难不可企及，而志于是则可至焉，不志于是未有能至者也，养蒙以是为圣功之所自定，而邪说之淫蛊不足以乱之矣，故曰正蒙也。

衡阳王夫之论。

宋史张子本传

张载，字子厚，长安人。少喜谈兵，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。年二十一，以书谒范仲淹，一见知其远器，乃警之曰：「儒者自有名教可乐，何事于兵！」因劝读中庸。载读其书，犹以为未足，又访诸释老，累年究极其说，知无所得，反而求之六经。尝坐虎皮讲易京师，听从者甚众。一夕，二程至，与论易。次日，语人曰：「比见二程深明易道，吾所弗及，汝辈可师之。」撤坐辍讲，与二程语道学之要，涣然自信，曰：「吾道自足，何事旁求！」于是尽弃异学，淳如也。

举进士，为祁州司法参军，云岩令，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。每月吉日，具酒食，召乡人高年会县庭，亲为劝酬，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，因问民疾苦，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。熙宁初，御史中丞吕公著言其有古学，神宗方一新百度，思得才哲士谋之，召见，问治道。对曰：「为政不法三代者，终苟道也。」帝悦，以为崇文院校书。他日，见王安石，安石问以新政。载曰：「公与人为善，则人以善归公；如教玉人琢玉，则宜有不受命者矣。」明州苗振狱起，往治之，未杀其罪。

还朝，即移疾屏居南山下。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烛以书。其志道精思，未始须臾息，亦未尝须臾忘也。敝衣蔬食，与诸生讲学，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，学必如圣人而后已。以为知人而不知天，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，此秦、汉以来学者大蔽也。故其学尊礼，贵德，乐天，安命，以易为宗，以中庸为体，以孔、孟为法，黜怪妄，辨鬼神。其家昏丧葬祭，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。又论定井田、宅里、发敛、学校之法，皆欲条理成书，使可举而措诸事业。

吕大防荐之，曰：「载之始终，善发明圣人之遗旨；其论政治略可复古；宜还其旧职以备諮访。」乃诏知太常礼院。与有司议礼，不合，复以疾归。中道疾甚，沐浴更衣而寝，旦而卒。贫无以敛，门人共买棺奉其丧还。翰林学士许将等言其恬于进取，乞加赠卹，诏赐馆职半赠。

载学古力行，为关中士人宗师，世称为横渠先生。著书号正蒙，又作西铭。（铭载乾称篇首）程颐尝言：「西铭明理一而分殊，扩前圣所未发，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，自孟子后盖未之见。」学者至今尊其书。嘉定十三年，赐谥曰明公，淳祐元年，封郟伯，从祀孔子庙庭。

目录

卷一

太和篇……………一

参两篇……………二

卷二

天道篇……………四

神化篇……………六

卷三

动物篇……………八

诚明篇……………九

卷四

大心篇……………二二

中正篇……………二二

卷五

至当篇……………一七

作者篇……………一九

卷六

三十篇……………二〇

有德篇……………二七

卷七

有司篇……………二五

大易篇……………二九

卷八

乐器篇……………二九

王禘篇……………二九

卷九

乾称篇上

三三三

乾称篇下

三三〇

坤卦

三三〇

屯卦

三三〇

蒙卦

三三〇

需卦

三三〇

讼卦

三三〇

师卦

三三〇

比卦

三三〇

小畜卦

三三〇

无妄卦

三三〇

大畜卦

三三〇

目录

张子正蒙注卷一

衡阳王夫之撰

太和篇

此篇首明道之所自出，物之所自生，性之所自受，而作圣之功，下学之事，必达于此，而后不为异端所惑，盖即太极图说之旨而发其所函之蕴也。

太和所谓道，

太和，和之至也。道者，天地人物之通理，即所谓太极也。阴阳异撰，而其絪縕于太虚之中，合同而不相悖害，浑沦无间，和之至矣。未有形器之先，本无不和，既有形器之后，其和不失，故曰太和。

中涵浮沈、升降、动静相感之性，是生絪縕、相荡、胜负、屈伸之始。

涵，如水中涵影之象；中涵者其体，是生者其用也。轻者浮，重者沈，亲上者升，亲下者降，动而趋行者动，动而赴止者静，皆阴阳和合之气所必有之几，而成乎情之固然，犹人

之有性也。網縊，太和未分之本然；相荡，其必然之理势。胜负，因其分数之多寡，乘乎时位，一盈一虚也。胜则伸，负则屈；胜负屈伸，衰王死生之成象，其始则动之几也。此言天地人物消长死生自然之数，皆太和必有之几。

其来也几微易简，其究也广大坚固。

来，谓始动而化之初；究，谓已成形体也。几微，气之初动；易简者，唯阳健阴顺而已。广大，品物流形；坚固，体成而不易毁也。乾、坤有体则必生用，用而还成其体。体静而用动，故曰「静极而动，动极而静」，动静无端。

起知于易者乾乎！效法于简者坤乎！

太和本然之体，未有知也，未有能也，易简而已。而其所涵之性，有健有顺，故知于此起，法于此效，而大用行矣。散殊而可象为气，清通而不可象为神。

太和之中，有气有神。神者非他，二气清通之理也。不可象者，即在象中。阴与阳和，气与神和，是谓太和。人生而物感交，气逐于物，役气而遗神，神为使而迷其健顺之性，非其生之本然也。

不如野马网縊，不足谓之太和。敬按：野马者，天之神；网縊者，天之气。

此言体道者不于物感未交、喜怒哀乐未倚之中，合气于神，合神于性，以健顺五常之理融会于清通，生其变化，而有滞有息，则不足以肖太和之本体，而用亦不足以行矣。〔按：清通者，心之神；变化者，心之化。〕

语道者知此，谓之知道；学易者见此，谓之见易。

见，实证之于心也。〔易曰：「阴阳相摩，八卦相荡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，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」此之谓也。〕健顺合而太和，其几必动，气以成形，神以居理，性固具足于神气之中，天地之生人物，人之肖德于天地者，唯此而已矣。

不如此，虽周公才美，其智不足称也已。

待其已感、因事而效能者，才也；智则灼见道体，而知无不起，法无不效矣。〔按：知道见道，始谓之智；智不足而恃才，虽美如周公，亦不足称。〕

太虚无形，气之本体；

至于太虚之中具有而未成乎形，气自足也，聚散变化，而其本体不为之损益。〔按：理具阴阳，

阴阳具理，理气浑然，是为本体。

其聚其散，变化之客形尔。

日月之发敛，四时之推迁，百物之生死，与风雨露雷乘时而兴，乘时而息，一也，皆客形也。有去有来谓之客。发敛，谓日月出入之道。

至静无感，性之渊源；

于物感未交、至静之中，健顺之性承于天者，固有不失，有本而不穷。

有识有知，物交之客感尔。

识知者，五常之性所与天下相通而起用者也。知其物乃知其名，知其名乃知其义，不与物交，则心具此理，而名不能言，事不能成。赤子之无知，精未彻也，愚蒙之无知，物不审也。自外至曰客。

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，唯尽性者一之。

静而万理皆备，心无不正，动而本体不失，意无不诚，尽性者也。性尽，则生死屈伸一贞乎道，而不挠太虚之本体，动静语默一贞乎仁，而不丧健顺之良能，不以客形之来去易其心，不以客感之贞淫易其志，所谓「天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」，「不显亦临，无射亦保」也。盖其生也异于禽兽之生，则其死也异于禽兽之死，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，存顺而没亦宁。其静也异于下愚之静，则其动也异于下愚之动，充五常百顺之实以宰百为，志继而事亦述矣。无他，人之生死、动静有间，而太和之纲縕本无间也。